

我长期驻留于地球经纬度的一个交汇点上,我指的是东经120度、北纬30度的上海,此地大部分年份都是四季分明的。本世纪前后,随着全球大小气候的变化,人们就经常会有春秋苦短、夏冬愁长的无奈。李后主词曰“春花秋月何时了”,仿佛他很厌烦春天和秋天似的,其实是沦为阶下囚后,对春花秋月与雕栏玉砌好日子不堪回首的一种悖论性反讽。好端端的一个人,即便如我这个退休多年闲白了头的老人,谁不希望老天爷给足每季都有三个月的份额呢。

惊蛰以前,听说上海的某个邻城出现过雷打雪的惊悚严寒。上海只是马马虎虎下了一次可以忽略不计的雨夹雪,但也出现过“四十年来同期最寒冷的一天”。在春寒甚于冬冷的日子里,我倒是去过华山路上离家一箭之地的

我疑身在百园中

王纪人

儿童公园负喧,也去过高邮路上的香公园溜达。之所以去公园,是因为人少,仿佛多了一层无形的防护罩。为了避免感冒,采用了“洋葱式穿衣法”,也即多层穿衣模式。内层是贴身的内衣裤和半贴身的棉毛衫裤,为“恒温排汗层”;中层也就一件加厚版的毛衣,为“保暖层”;外层是或厚或薄的羽绒服和防风裤,为“防风防雨层”。看到有男士和女士穿了短裤短裙露出大长腿,不禁相形见绌肃然起敬。这得有多大的魄力和能耐啊?淮海中路方向的一箭之地就是声名远扬的武康大楼,几乎天天人潮过招,早就不敢轻易地经过了。

终于春分到了又过



了。即使早晚有点冷,白天总归在趋暖。仲春时节,是春天最美也最惬意的日子,朋友圈里有闲的人都早已蠢蠢动出了。“蠢”这个字,仓颉老夫子实在造得好。用在这里丝毫没有愚笨的意思,更显得春光明媚,春情萌动。这,微信朋友圈里有人竟然刚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回来;有的则在偏南的地方旅行采风,积累着画画或随笔的灵感和素材。有一对夫妇,要么在国内其他城市,要么就在国外,家只是一个小小的驿站。有一位已退休的同事上个月来探访,问他去过多少国家,回说一百几十个,再加南北极。至于国内更不必说,后来别人补充道,他还自驾去过西藏。假如某一天传闻他正在火星上行走,我也会信,他的身体结实得就如硅基生物。与他们相比,就自愧不如,甚觉汗颜。为了不辜负大好光阴,我只能作小尺度的步行。或春日探花,或秋夜望月。记得徐家汇公园有两年未去了,过去都是独往独回,现在竟需儿子驱车到停车场再陪伴同行。本意是去看黑天鹅和毛茸茸的小天鹅,没想到多出一只白鹭。估计白鹭偶然飞过金汇湖,发现生态极佳,便到湖上挂单了。这是有点禅意的。花也出乎意料的欣欣向荣,有白玉兰和红梅,相映成趣。在小红楼仅喝了杯咖啡,未曾涉

2023年的暑假,我曾去伊朗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参观。作为千年古国,其中的展品自然让人目不暇接,不管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的黑色的石碑的复制件,还是波斯波利斯宫殿的高昂的牛首柱头,都让人感慨波斯文明的悠久和伟大。但是,当我在一个玻璃展柜里看到一个陶制的土黄色的羊头来通时,却忍不住激动起来。因为这个来通的造型和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何家村出土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几乎是异曲同工,尤其是杯首卷曲上扬的羊角的造型简直如出一辙。不过,这个陶制来通大约是波斯时期的文物,相当于是我们的战国末期,何家村出土的兽首来通则是唐朝的文物,两者大约相距足足有几百年的时间。

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来通”。不仅在波斯语里,这种角形饮酒器的发音也是“来通”,而且,在希腊语里,它的名字也叫“来通”(Rhyton)。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这种名为来通的角形杯源自希腊的发明,又经波斯传入中国,所以,它虽然穿越了万水千山,又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来到中国后,但却依然保留了自己最初的希

腊名字。当然,“来通”(Rhyton)这个英文词也是来自希腊语单词“rhytos”,是“流动”或“流注”(flowing)的意思。而来通虽然是角形的,但与一般的角形饮酒器不同的是,它的杯首有个洞,拔开塞子,就可以让酒从角形的杯流出,这就是希腊人用“流动”或“流注”这个词来称呼这种有趣的饮酒器的原因。

“来通”一饮大道通

张生

而之所以很多来通用羊头装饰,可能也与希腊的文化有关。希腊人常在葡萄成熟举行酒神祭时,因为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随从是半人半羊的萨提洛斯(Satyros),他们也会披上羊皮装扮成和萨提洛斯一样的“羊人”,或纵酒狂欢,或放声歌唱,来赞美酒神同时也娱乐自己。而希腊悲剧就是发源于他们的酒神颂歌,所以“悲剧”(tragedy)这个词在希腊语里其实就是“羊人剧”的意思。不过,这也可能与当时的欧亚大陆的人们羊崇拜有关系,像我国商代的青铜四羊方尊,也是用羊头来装饰饮酒器的。当然,来通也有牛头,狮子头,甚至人头装饰的。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用来通喝酒显然是个挑战,因为拔掉它的塞子后就只能一饮而尽。考虑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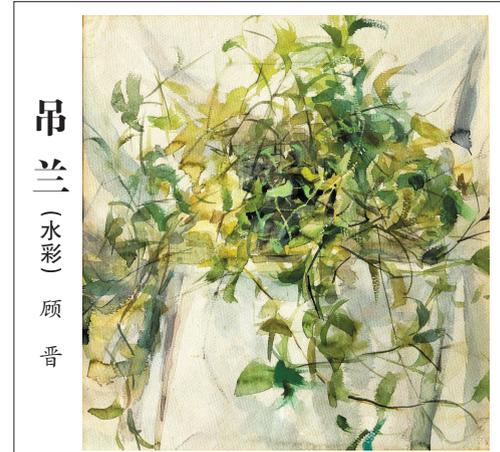
通的体量,似乎确实比较适合喝葡萄酒,这也许和希腊盛产葡萄酒有关。唐朝时,东西文化交通繁荣昌盛,来自西域的葡萄酒也成为很多人的杯中爱物,像大诗人李白就很喜欢喝葡萄酒,很可能他就曾用过来通杯畅饮过美酒。而且,王翰诗里吟唱的“葡萄美酒夜光杯”里的夜光杯,很可能就是来通,何家村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就是俏色玉雕,温润光泽,在唐朝长安酒楼的璀璨的灯火下也会发出迷人的“夜光”,而不是像现在酒泉一带模拟出来的绿色的有点罗马式的高脚杯。当然,今天如果用来通来喝我们蒸馏法酿制出的白酒也不是不行,但可能一来一杯下去就昏迷不醒,二来如果是昂贵的白酒,可能也有点暴殄天物了。

我觉得“来通”这个中文译名音义皆美,当年翻译它的人一定用它畅饮过葡萄酒。因为“来通”这两个字不仅翻译出了Rhyton这种角形饮酒器的发音,还翻译出了它的功能。看到来通,让人不禁油然而生一种对于美酒的渴求,联想到世界的不可阻挡的流通,文化的不可遏制的交流与开放。那些曾手举来通的开怀痛饮的人,一定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感觉,还一定有一种对世界美好的事物充满热爱的情感。而对于此刻的我来说,来通给我留下的则是对往昔的无穷的幻想和对那个时代的莫名留恋。



猎凡尔赛的法式大菜,便去二楼观赏当年百代唱片公司的遗迹。如果能当场演唱录制黑胶唱片,想必会有更多的观赏者惠顾吧。

目前我的春游目的地都锁定在公园。昨日又在儿子的陪同下去了静安雕塑公园,没料到非假日也游人如织。雕塑主要还是那几大件,大多是国外雕塑家的作品,艺术水准也是高的,只是数量没有与年俱增,略显单薄。虽然与我瞻仰过的挪威奥斯陆的维格兰雕塑公园不能相提并论,但宁缺毋滥这一点没错。此时令人惊艳的是各色春梅,看标示牌竟有二十多种,但像我这种凡眼是分不清的。有的种在一座曲折有致的梅园内,与一泓一汪水上的几何形小雕塑互相映照,这种搭配倒也别出心裁。有



赶在展览结束前几日,在尤伦斯美术馆一睹“马蒂斯的马蒂斯”。

果然是场难得的大师精品展。涵盖油画、雕塑、素描、纸上墨水、版画、剪纸、书籍插画、织物等多元媒介的280余件作品与藏品,完整地呈现了自马蒂斯学徒时代开始,到开创野兽派并成为其代表人物,直至后期投身剪纸艺术,再到晚年主持旺斯礼拜堂设计的完整艺术生涯轨迹。沉浸于马蒂斯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的作品前,意象和现实若即若离,一缕缕或明或淡的光线在画里画外游离,时序空间感觉有些迷失。

光,是艺术家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光,亦让艺术品跨越时空,与观众同频共振,产生美的共鸣。于我,光还是生活的映照、生命的温暖。

迷恋上光,是幼年寄居在老闸北祖父的土库门老宅时。连着高深天井的大窗户上镶嵌着一片片漂亮的海棠花玻璃,晴朗的天气,太阳攀过高高的围墙,明晃晃的光线穿过宽大的窗户,将窗玻璃上海棠花纹理捎带进屋内,斑驳斑驳铺满一地。坐在小板凳上的我幻想着和光影的游戏,伸手握住一朵海棠花,一不留神,海棠花影从小拳头的缝隙中溜了出去。日头西移,投射在屋内的光影悄悄变化着,窗棂的影子变窄了,变细了,海棠花变瘦了,变小了。光停在海棠花玻璃上,亦橙黄绿青蓝紫各样的颜色,慢慢漾开去,炫出艳丽光彩,像手上正在把玩的万花筒,五彩缤纷,又像是长辈们呵护下的幼年时光,无忧无虑,鲜亮明媚。

“阳光满前户,雪水半中庭。”也曾体验过白乐天的诗意,那是



少年的记忆。上小学年纪,回到父母身边。父亲刚分到单位的新公房,距离市中心不过三五里,如今早已是内环内的繁华之地,其时却还是个刚刚成型的新居住区,新起的公房周边散落着一小片一小片的田舍农地,所住的居室在二楼,又处小区的舞榭,颇有郊野风情。父母欢喜的是这边的开阔和阳光,晨起,刚拉开窗帘,毫无遮挡的阳光便急不可耐地涌进屋内,房间的角落角落瞬间被罩在明亮的光线下,充盈着和煦的气息。“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那是父母最权威的起床令。晒在身上的日光是温暖的,尤其在冰寒刺骨,雪霁初晴的冬日,隔着窗户的大太阳依旧可以暖暖的将床被晒得蓬蓬松松充满阳光的味道,真是个“呆果冬日光,明暖真可爱”。入夜,拥被而眠,阳光香甜甜甜从棉被里释放出来,梦里,追逐在日光下,路边一丛丛的一串红红亮亮开得正艳,摘一枝,捋下一朵花蕊含在嘴里,淡淡的甜蜜,也是阳光的味道。

时光飞逝,城市亦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在呈现现代城市光彩的同时,也渐渐疏离了日光。朝九晚五,坐在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里,甚至有点淡忘阳光的热烈和明媚了。旧宅前几处零碎的田舍农地早已更新成连排的住宅楼,阳光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隙蜻蜓点水般掠过,正午之后才斜斜地射进窗一角。晚年的母亲把桌椅移到窗前,午餐之后,会坐在窗前,沐着这短短几小时的日光,读书看报,

一米阳光

张为民

映入的光线很柔和、很细腻,甚至能看到细细密密的尘埃在光线里上下浮动,像是光的精灵在轻飞曼舞。光线洒在依着窗的母亲后背上,映出一圈明亮的光晕,一如往昔。

《阳光透过窗格照进室内》是马蒂斯所绘年轻女子坐在条纹沙发上系列画作的最后一幅,策展

人特意将其置于马蒂斯作品的收尾处。不同于之前画作中女子凸起的明丽色彩,可触质感,画中躺椅上的女子在光影投射下只剩下轮廓,而墙面、百叶窗、窗帘、家具则在强烈阳光透过窗格照射到室内而形成的逆光中全都虚化成色块和条纹。我伫立在画前,久久。雪白的光线是如此耀眼,不由得再一次激起对光的仰视。“夕阳方在半,忽堕乱流中。”生活中很多的存在得到原本自然,失去却是那么的不经意,冬阳下的暖屋,消失在光线中的身影,都如斯。

果却让他失望,他见到的只是个愚钝的人,不学无术,没有丝毫教养可言。这个残酷的发现让他心如死灰,忧郁带来的优越感荡然无存。

为了治疗抑郁症,左琴科开始去看数不清的医生,尝试各种药物,试过多种疗法,都无法见效。最后,他开始求助于历史人物和书籍,以期通过阅读他人经

历史上患病的大作家——爱伦·坡、巴尔扎克、莫泊桑、果戈里、叶赛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精彩纷呈的解析推理,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好看的部分。

不可否认,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掩埋着悲伤之事、刺激之源,这正是左琴科致力于寻找幸福快乐之钥的动力,他想一劳永逸地找到这把钥匙,为人们驱散痛苦,结束抑郁之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达到了,至少有缘翻开这本书的我,随着他一点点剖析自身记忆,也神奇般地释然了。

文学如果有什么用的话,就是能把我们从生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就像左琴科找到的这把幸福的钥匙一样,他不仅找到了,还把钥匙留了下来,一代一代,以它特有的苦难的形式,给予有缘之人一股无形的力量,去走出日出之前最深的黑暗。

《日出之前》,幸福会来敲门吗? 陈湔墨

最后,左琴科决定自救。他开始写书,通过一次次回忆,从过往的生命段落中寻找自己病症的痕迹。他从十六岁回忆到了三十一岁,选取了六十三个记忆清晰的片段;又回忆到童年时代,择取三十八个记忆片段,深入到了记忆的深处,仍然一无所获。直到他把记忆回溯到婴儿时期,才终于找到了病源,而这些病源无一不与饥饿有关。当他终于找到病因,豁然痊愈之后,他并未止步,而是在书中对那些

人道我居闹市里,我疑身在百园中。



生肖印 (篆刻) 冯等平

《日出之前》,幸福会来敲门吗?

陈湔墨

重新看完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在世的最后一本著作《日出之前》,我依然感到深深的震撼。

对俄罗斯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其中一些文人忧郁冷漠的形象印象深刻。我们把这种俄罗斯文学中极度忧郁的性格也作为其文人的一个特征来理解,并且认为这也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一部分。但在左琴科的笔下,这种文人的忧郁其实是可以治愈的。于是,以讽刺幽默扬名于世的左琴科写下了《日出之前》(又名《幸福的钥匙》)这一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书。

《日出之前》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在书中,左琴科把巴甫洛夫的生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进了文学创作。其实,左琴科早在十八岁就自杀过,但那时候他认为抑郁症是一种高贵的精神象征,是符合其贵族身份的,他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病症来对待。直到后来,他碰到一个“每年至少要悬梁自尽两次”的人,他原本以为能从这个人身上看到恢宏博大的睿智、满腹经纶的才华和悲天悯人的性情,希望可以从中找到忧郁的伟大之处,但结

果却让他失望,他见到的只是个愚钝的人,不学无术,没有丝毫教养可言。这个残酷的发现让他心如死灰,忧郁带来的优越感荡然无存。

为了治疗抑郁症,左琴科开始去看数不清的医生,尝试各种药物,试过多种疗法,都无法见效。最后,他开始求助于历史人物和书籍,以期通过阅读他人经

历史上患病的大作家——爱伦·坡、巴尔扎克、莫泊桑、果戈里、叶赛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精彩纷呈的解析推理,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好看的部分。

不可否认,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掩埋着悲伤之事、刺激之源,这正是左琴科致力于寻找幸福快乐之钥的动力,他想一劳永逸地找到这把钥匙,为人们驱散痛苦,结束抑郁之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达到了,至少有缘翻开这本书的我,随着他一点点剖析自身记忆,也神奇般地释然了。

文学如果有什么用的话,就是能把我们从生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就像左琴科找到的这把幸福的钥匙一样,他不仅找到了,还把钥匙留了下来,一代一代,以它特有的苦难的形式,给予有缘之人一股无形的力量,去走出日出之前最深的黑暗。

《日出之前》,幸福会来敲门吗? 陈湔墨

最后,左琴科决定自救。他开始写书,通过一次次回忆,从过往的生命段落中寻找自己病症的痕迹。他从十六岁回忆到了三十一岁,选取了六十三个记忆清晰的片段;又回忆到童年时代,择取三十八个记忆片段,深入到了记忆的深处,仍然一无所获。直到他把记忆回溯到婴儿时期,才终于找到了病源,而这些病源无一不与饥饿有关。当他终于找到病因,豁然痊愈之后,他并未止步,而是在书中对那些

历史上患病的大作家——爱伦·坡、巴尔扎克、莫泊桑、果戈里、叶赛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精彩纷呈的解析推理,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好看的部分。

不可否认,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掩埋着悲伤之事、刺激之源,这正是左琴科致力于寻找幸福快乐之钥的动力,他想一劳永逸地找到这把钥匙,为人们驱散痛苦,结束抑郁之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达到了,至少有缘翻开这本书的我,随着他一点点剖析自身记忆,也神奇般地释然了。

文学如果有什么用的话,就是能把我们从生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就像左琴科找到的这把幸福的钥匙一样,他不仅找到了,还把钥匙留了下来,一代一代,以它特有的苦难的形式,给予有缘之人一股无形的力量,去走出日出之前最深的黑暗。

十日谈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能重读这本《幸福之路》,对我来讲,有一种神秘的命运感。